

失卻但不迷失

——評介《失卻家園的人》

德文譯者 楊夢茹



失卻家園的人
茨維坦·托多洛夫著
許鈞、侯永勝譯 / 桂冠圖書
9304 / 200元
ISBN 9577304567 / 平裝

在閱讀《失卻家園的人》這本書期間，有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她告訴我任教的學校即將架設通識科的教學網站，為了順應當今但求驚人的訴求趨勢，某位同事建議用「某某集中營」作為站名。我驚呼萬萬不可，掛上電話，重拾本書，剛好看到「精神創傷後遺症」這一節，「積極支持迫害制度的人，他們的靈魂永遠是扭曲的」（頁63）赫然印入眼簾。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失卻家園的人》以一系列大同小異的夢境作為開端，「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從夢中驚醒」（頁3），乍聽之下，這像一個異鄉人惆悵的告白。當作者托多洛夫於1981年有機會重返故土保加利亞參加會議時，「突然發現自己可以從內部審視兩種不同的文化，兩個不同的社會。」（頁6）於是產生撰寫本書的初衷與動機，要將這些心聲與審

視紀錄下來，從感性感傷的午夜夢迴，發展成一本有紮實學術基礎作背景的书。全書分為三部，分別代表作者「保加利亞原住民」、「法國公民」以及「在美國的遊客」的三重身分，探討集權主義、集中營與共產主義的終結，援引訴訟案評論無罪辯護和反人類罪，筆觸再往知識、人文與意志自由等領域深鑿，無論結構或立論都堪稱嚴謹，始終保持學者論述的立場。

托多洛夫原籍保加利亞，在蘇菲亞大學完成高等學業，24歲那年來到巴黎，一住三十多年，現為法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歷史學家，創作力豐沛，《失卻家園的人》是他第二本被介紹給此地讀者的書，另外一本為《批評的批評 - 教育小說》（桂冠圖書，1990）。書末最後一章在巴黎，作者簡潔扼要的交代他與法國的關係與牽繫，「法國是眾多國家中的一個」，他坦承法國的缺點與流弊，「但它現在是我的國家。」（頁219）語調冷靜、不矯情，但我相信他的內心深處仍然存在著矛盾，闡述故國的種種時，他很清楚自己原生與外來者的錯雜身分，這多少令他苦惱，卻也揭示了他的另一個面相，於是在序言往返中，他將自己與這本書的關係定位



為「一個關心此事的觀察家，一個遠方親人的感受。」(頁56)

事實上，在《失卻家園的人》中托多洛夫的理性觀察中經常有掩飾不住的切膚之痛，當他報導囚禁在集中營裡的人如何被殘忍的對待時，狀似嘲諷的筆端隱隱然有幾分愠怒，「犧牲品們接著領到一個袋子，是晚上把他們的屍體拉回集中營時用的；他們必須自己拿著袋子，恰如背著十字架的爬哥各塔山」(頁45)。譴責暴行與極權專制的同時，托多洛夫又流露出同情與了解，「每一個人，包括中央委員，其內心世界都一分為二：我一方面忍受著極權主義制度的痛苦，一方面又是這一制度的執行者。這就是極權主義強加給個體的可悲的生活環境。」(頁36)態度誠懇，剖析愷切；他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從繁華進步的西歐衣錦返鄉，睥睨一切的傢伙；而是感同身受忍不住出言指責的故人。

《失卻家園的人》可讀性極高，既屬一本文化批判的專業書籍，然而若放到個人回憶錄的架上也不算失真。全書採第一人稱的觀點，直接切入、白描的方式，無論引用的事件或提及的人名都相當龐雜，但托多洛夫處理起來有條不紊，學院派的素養躍然紙上；經常用一個問題作為章節的開端，引發讀者的興趣，結尾處也不乏再拋出一個問題，營造出餘音裊裊的氣氛，展現了他絕佳的寫作技巧。閱讀時的流暢感是這本書的一大特色，即使讀到我們比較不熟悉的「克拉夫琴科及胡塞訴訟案」、「屠維耶訴訟案」時，也都因作者生動的筆法而欣欣然看下去，不會心生排斥，或者看完之後腦子裡一片茫然。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在看到「雙重性」這一節時，也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在當局的高壓之下，個體採取了一種雙重策略。它主要指個體交替使用兩種話語，一種見於公共場合，另一種則見於私人場合。」(頁31)雖然沒有一個「當局」對我們施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不是你我都通曉的本事！翻到下一頁，作者像是安慰我們似的，盡心地為我們解釋，這並非極權社會的現象，歐威爾在《1984年》中曾經提出雙重思想之說，並且強調這早已深植人們心中。此外，「群體與個人」中談到的升遷、奴性等，其實放諸四海皆準，只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族群中所表現出來的作嘔程度稍有出入罷了。到了「文化與日常生活」這一章，其中的「當代的非人化」更是跨越了國度，幾乎每一位現代人都是作者指陳的對象。這些章節前後呼應，中文讀者甚至可以在其中尋出封建時代的蛛絲馬跡，嗅出當代社會的人性弱點，饒富趣味。

所以，這本書雖然以保加利亞——一個我們十分陌生的國度——為主軸，作者從流亡人士的夢境為出發點，翻閱歷史，臧否知識分子的權責、定位與良知，可說是對世界發出諍諍之言。托多洛夫的泱泱大度以及廣袤的視野應該要歸功於他多重的身分，偶然逃過共產極權浩劫的他，與家鄉父老的區別在於他沒有出現文中猛力批評的「畸變」，然而他也不曾忘記自己與法國的接觸「不是一步貼近」。異鄉人終究屬於一種理智上或者不期然而然的抉擇，並非情感上最自然也最濃烈的依歸，「狂歌當哭，遠望當歸」，學養深厚、關心世事者如他不會如此消極沉淪，他要著書立說，抒發一己感懷的同時，

也提醒讀者自省。

以本書的內容與整體基調來看，嚴格說來，佔全書五分之一篇幅的第三部「在美國的遊客」稍微突兀了一些，這裡作者發揮他的專長，暢論文學批評、人文科學與意志自由的沒落。雖然他十分巧妙地用他帶有保加利亞以及法國腔調的英語為這一部揭開序幕，意欲銜接全書異鄉人的情調，但是如同他所承認的，他的政治與道德身分無論如何都免不了原鄉經歷的烙印，以致於形成他美國體驗中「一團扯不開的亂麻」。只不過，這團亂麻說什麼都屬於他的職業生涯，編排在一起，使得本書的主題多少有點兒失焦，全文敏銳觀察、尖銳針砭中所蘊含的黯黯情緒，也因此流失了一些。

最後要談到技術層面的問題。本書由兩位譯者合作完成，這當然不是理想的模式，所幸前後文的譯筆風格不至於各唱各的調，但序言 往返 的譯筆明顯的流麗卻是不爭的事實。兩位譯者在處理人名及特殊名詞或

事件時似乎未定好共同遵守的規範，譬如眾所皆知的碧姬·巴杜多餘的加注原文，至於列奧·斯特勞斯、約瑟夫·布羅茨基是何許人也，何謂「無欲的哈姆勒」等等，卻沒有人關心。第 73 頁甚至出現了「沙特們、蒙唐們」的怪異說法，精緻講究的譯法一定要參考上下文，以便掌握此處人名刻意添加複數的用意，揣摩出作者開玩笑、諷刺或一語帶過的語氣，以便在「一千人、之輩、者流」中挑一個最貼切的，此處的「們」與中文相距甚遙。此外，包括導讀中再三援引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從夢中驚醒」，並對照普魯斯特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而談，用心可謂良苦。這樣一個神似文壇巨星「頗具魔力」的句子呈現在封面上時，「驚醒」削弱為「清醒」，一字之差，力道失之千里。

是為欣賞此書之餘的一點兒淺見。 